

增廣四書題鏡味根錄

木

四書味根錄 孟子 卷十

告子章句下

凡十九章。
總論見上卷。

任人章全書

此見禮重於食色當識其大分不當論其一偏也前三節屋簷子為任人難倒不揣三節孟子闡明屋簷子之心末節方教以往應口祇與前以禮食節緊接從重發論而任人之辨自屈勸學錄點墨不食嗟來之食君子以其謝也為可愛大舜不告而娶

○任人

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任國名趙氏曰任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
釋地任國太皞之後風姓去古鄉

城僅百三十里

屋簷下連亭宇也。昔先王制禮因人之情而貴以防人之情處常與處變皆有筭易者在也。而特偏見者注焉。莊子可輕之說如任人是已。一曰問座。座子曰。禮始諸飲食而食之中有禮。不知禮與食較孰者為重。

屋廡子
禮正所

曰食而無禮則且流於奢矣。往人以孟子守禮屋廬子乃他弟子故問兩問禮俱指舍色中禮而答亦即在食以節乎食者自是禮重也。而色中之有節處言此禮重一答見禮所以節飲食之流是得孟子序說分辯之旨者

色與禮

重色復問也。任人復問禮始諸婚姻而色中有禮。兩總要透出禮重一語起下以禮食二段收難條辨任禮焉不知色與禮較孰者為重。人只是營子一流見人生而甘食不食則死生而悅色不悅色。

則夫婦
直是求

曰禮重

妻不親

則得食五

必賤之哉

古者國有

卷之三

世為傳

一即意也

不揣其

岑德柱

日

半邊耳頭取金神而只就論金邊則其意謂方是半句題
妙訣○周是設言一句之輕正是反跌金之本重輕在一
鈞即不在金項向句後輕見重乃得此語二字神髓若從
金更說來便連上○金字一鈞字謂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裝便不粘○二鈞項與禮食親迎之說暗相相對○
食節此方明折偏較之夫承上輕更說下自不必平項上
二節但應上即是金耳木於本樓等鈞金於與羽也其翅
謂食色之禮真是可廢不但有輕重也此反言以其之
之詞言下要見不可以是論禮之意以上所稱其所以之
得其平下節方取其平重者而較量之此節是就他說以
明輕重更所以望下節則仲吾說以明輕重之是有常
往應節此正應於答是也何有之食不得食不得食須貼
飢死無後說不是暫時不得食不得食也不害反把食色
說輕了反不見禮之身分則將終之字則將樓之字雖各
接上文語氣緊與任人之說對亦頗從飢死無後說來對
他兩字字而兩折解飢死雖重不重於飢死解不得食雖
重不重於樓處子不補出實飢死斷不可於實無後斷不
可據以見禮之尤重○此則本末俱齊而本末不高于
本樓輕重通均而金卒重於羽矣

曹交章

此見危可為求之乎弟而已一章之要重為文而已矣
句弟為耳與所不為也俱與為字應弟正下才工夫也
要有節言只在為行節言為子服節則勉之使為求
節止答其不必留此受業二字字亦即終為之而已之意
此章連下五個而已矣皆直段不難之詞是對粗人說淺
語若求理過深及支語氣○人皆二節上論免奔之可為
下是文後說子形體為字自有工夫交述來只淺說就然
字不徒然其言是決其可為此處只說可為尚未即重
為字交但認為字是微得之意統以形體來比擬括出能
為危之為文故個語口氣若自誇但食泉二語正是
與羽自愧處食泉只狀其無能隨題意而不獨題而自
足因食泉語何如則可不足為之之法便有以不勝
為憂意○今文句只約寫字下也尺寸字出者次也

寸也孰不知高之在登樓哉然必自其本端之而後高卑有定也信若任人有意偏較則此節反任人之意而喻之猶云不揣禮與食
不揣其本而但齊其末將升方寸之木於登樓之上而方寸之木竟可使高於登樓也○
出禮之上矣但此正意在美則節此處勿露本喻其輕之本分末重喻其輕重之偏較勿誤認本喻重末喻輕也○
早言下節以輕重言但此言高而不單下言重不言輕亦須不後下輕重字○
色重於禮者使之重耳使非其本然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金有重於禮者○
以一車與之羽而食轉羽雖輕以一車與而重衡以一帶鈞之金而食重矣抑知金重此節順任人之意而喻之猶云若論其本然則
於羽者乃多寡齊而後輕重見之謂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而何任情為也○
元爵倫之食色之謂哉一反一順宜相承說然正意却不可明說○
究竟不得因此說金輕也蓋其輕也在一鈞却不在金而其重也在一輿却不在羽○
則得字謂字字神理出○
審其本末然後可權其輕重任人於食色取根本一頭自然極重於禮末稍一節自然極輕故要權輕重又本末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
而比之奚翅色重○
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抗鉤金升寸木而踐此即上而節意而明言之亦不必項上說但應上節即是寸木於登樓等鈞金於與羽也○
本樓以偏而勝正耳○
非下節方取一般
平者而較其輕重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
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處子處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
當於柱而謂是以斷之○
一現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當職之時踰趙東家牆垣而樓其處女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亦將樓之否乎吾知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再可食不得而凡
臂必不可斷可妻不可得而處子必不可樓也任人以存身重於禮而不知又有重於存身者任人以為金倫重於禮而不知又有重

并九四字畫出分毫不爽者只在勝湯文作此例矣說耳
莫有能此第只重為字上說人時可為免舜原不曾說
便是免舜要緊全在作為故編湯文為免舜者亦在於為
之亦為之起而為耳結言足緊相照應中間則言之不能
勝湯而為意舉有鈞貼為之意總見不在形體上論以申
明其有二句引起末二句○莫有於是句意存淺約俱以
是字指形體字乃或為是字指食粟固非而關註又謂莫
有是不難意是字指為免舜尤非 有人七句無力有力
指一人身上者則字甚活只形容勇力無常為勇力在
有力邊是就有力而極古之極是破他形體之拘見原無
定形意為有力為無力為為難三為字當謂字雖有與非
為為二為字不同此七句都是比喻是為難而已矣雖
是免舜而已矣影于但至下節方應處處未便我明
夫人二句此不勝是不勝免舜之任世人不能免舜無因
不勝二字作阻故持破庸人之論而曰不志不勝只意弗
為以及上為之而已意此弗為是拈起聖道其難而弗
為下節所不為專說長是忍其易而不為 徐行節此
極言免舜之易為以破愚不勝意舉第一事推之見孝弟
皆易能故上說弟而下說孝弟但此亦文法偶然不多必
生意只要免舜不外孝弟不難為意難字在下亦宜
忌 免舜二句為言免舜而盡之孝弟非謂免舜之道從
孝弟而推拓也對粗淺人說語須從免舜收攝到孝弟上
來不要從孝弟推廣免舜上到去 莫有云孝弟即是道
道字不另講不可說到功業上則免舜之親睦九族而平
百姓之腹背底據而天下定雖是實理實事而此處只
須說得粗淺容易亦宜斟酌用 道字諸庸道率子性免
舜亦人子也亦人弟也子道弟道而免舜之道也免舜無
不知而無加於不處之良知無不能而無加於不學之良
能並無他奇並無高行不覺有免舜太過遠了如此則而
已矣二字精神躍露方合策言交語矣 只謂免舜之道
不外孝弟若說其道其大不過孝弟則分道與孝弟之
二矣只謂免舜之道而在孝弟上若說止於孝弟則說不
多意而非不難意 子服詢于子貢更顯為免舜之機

於全倫者至於不可紛而不紛不可擇而不擇天下理理自持無非天理此正應於否是也何有之意文法與前兩節對首節二則字必
下油油自若然後知禮之實本於天也非定於人也於此可以識性矣 節字見禮不必拘此節二則字將字見禮元不可犯 紛是操轉
臂腕用繩纏縛不紛竟不得食不是偶然不得食不擇食不得食不是暫時不得食故註云禮與食色皆重不犯食色者輕則禮之尤重
自見 條辨在人只曉得死與不得食不得食不得食不知紛兄臂操處子之犯禮尤重孟子提出與之相較則本末俱齊而寸木不高于岑樓經
重適均而金卒重於羽者也 困勉錄總註雖似抑
揚却重用權邊正意只要明禮之重於食色勿誤認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則民曰曹交書第 國學紀聞按左傳
至孟子時曹亡久矣 人皆以為堯舜堯舜聖學所當言 曹交問孟子曰聖如堯舜堯舜非人所能為乃有言人皆可以為堯舜
曹交蓋以國為氏也 曹交之問所疑在可孟子之然所信在為堯舜交意在可故問如何則可所疑仍在可惟孟子意在為故隨加棒喝曰
然為者人之 曹交之問所疑在可孟子之然所信在為堯舜交意在可故問如何則可所疑仍在可惟孟子意在為故隨加棒喝曰
才誠然也 亦為之而已所信終在為下面弗為耳所不為耳及行堯舜之行人病不求耳都是偏袒他為為則未有不可者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
交問堯舜聖言無他才能 曹交乃以形體論曰交聞自古能為堯舜者莫如周之文王商之成湯文王長十尺湯長九尺是有
揣已量力但食粟而已如之何則可也 曹交亦知湯文能為堯舜不在十尺九尺然其立論又以自己與湯文比擬其論甚粗食
意者堯舜固天生而非人之所能為也 曹交亦知湯文能為堯舜不在十尺九尺然其立論又以自己與湯文比擬其論甚粗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
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
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字本作鳴也從音作匹禮記說匹為聲也 勝字本曲禮庶人之
鳴曰鳶 鳥獲豈有力人能舉移鈞 帝王世觀秦武王好力 孟子曰欲為堯舜者莫有於是形體說亦惟動作聖之志去其不知
用其力而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之人矣今也肯用其力而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之人矣有力無力在舉不舉之間然則推而言之
有人能舉千鈞之任者是亦為今日之鳥獲而已矣豈必形體以鳥獲哉夫人於堯舜豈以不勝為患哉亦未嘗立為之志焉為之才耳
使為之而何 堯舜是字蒙存淺約俱指形體今講依之汪氏指會眾說亦無碍 亦為之一句是此章之要有人於此以下是中其意 為
弗克舜之有 堯舜是字蒙存淺約俱指形體今講依之汪氏指會眾說亦無碍 亦為之一句是此章之要有人於此以下是中其意 為
何如耳 由其不能勝以至於能舉中有漸精漸充在方與末二節相顧 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以況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自有人於此至此盡是譬喻夫人以下方正言人皆可以為堯舜意 不勝為患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雛勝字來世人不能免舜母
因以不勝二字自誤故特破俗論而曰不患不勝只患弗為 夫人二字勿畧既曰人自有能為堯舜之材
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弗為之而已句相應 此弗為之說堯舜說下節所不為也專指敬長言

於全倫者至於不可紛而不紛不可擇而不擇天下理理自持無非天理此正應於否是也何有之意文法與前兩節對首節二則字必
下油油自若然後知禮之實本於天也非定於人也於此可以識性矣 節字見禮不必拘此節二則字將字見禮元不可犯 紛是操轉
臂腕用繩纏縛不紛竟不得食不是偶然不得食不擇食不得食不是暫時不得食故註云禮與食色皆重不犯食色者輕則禮之尤重
自見 條辨在人只曉得死與不得食不得食不得食不知紛兄臂操處子之犯禮尤重孟子提出與之相較則本末俱齊而寸木不高于岑樓經
重適均而金卒重於羽者也 困勉錄總註雖似抑
揚却重用權邊正意只要明禮之重於食色勿誤認

奚有於是
何云朱佩林
四書旁註作
言安有食粟
之理不若林
次崖是字指
形體言所以
為免贅者不
在於形體在
於作為也口
氣較合

全在吾此節中上所謂舉為獲之往是亦為獲也服言行之是克是然貼孝弟不孝弟字乃是跟上孝弟而致叮嚀之詞其就服言行說者與上在徐行上說同意雖就實文病處發論其實服言行即是孝弟之運用處即是所以為克齊處不過從淺近處指點則易見耳全要在原頭上着原頭合併件合原頭差件件差出此入彼下段乃上段之反面不可與上段平對○舉克克齊不須作意但能為克為齊補明亦好

交得二節上節正客已盡此又因其留學業而答之然宋字與上數為字緊照天道節此顯言道而示以當自得師通節須得不必留此受業意不是泛常教他話頭大路照下不難知只喻顯然易見不喻埋然共由貼知言下二句方以言行不難知是不難求句句親切指點大是直捷輕省○上道字放開說泛指日用常理不指孝弟求之文字却指孝弟為孝弟為行仁之本也註萬理皆備四句所謂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本立而道生也又在孝弟外推開一步說有以釋有餘二字之義若專言弟則於性分字未完但作文不必說得精微反不似對曹文語氣亦要說得斟酌

子歸句歸字對留字有有餘師對受業於用者如云子歸而孝弟則子之家即吾之門也子之室即吾之館也行止疾徐隨所需而皆道衣冠言動隨所覺而皆師不必師克齊也不必師湯文也不能自得師而師常不足能自得師而師自自餘頭認定孝弟是師則歸求有餘師自適有餘師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己心為服師之意有餘只在隨處發見上蒙引云隨處皆道之發見依那道理做便是以道為師是道在即師在也

小年章

此見詩可以怨惟其仁孝也通章以仁孝為主前二節因問而借喻以見小弁之詩為仁下二節因疑而比類以見小弁之詩為孝能仁即為孝總見小弁怨所當怨非小人之詩也小弁是主凱風是客聲只是引証耳須知此章是論詩不是論事王陶菴云平王之李可議小弁之詩無可議二語不列須將宜白與小弁分開看則詩教史法兩不得

公孫鉤五述高子之論詩而并述其意見高子以為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先音聲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

是性豈能加毫末於是戲楊氏曰堯舜道太矣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者娃善用而不

耳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竟舜之聖楊氏是就竟舜亦豈難爲哉如長者在前我徐行讓步於其後此即恭敬辭避而謂之弟便長竟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

○者在後我疾走突出於其前此即不恭敬不辭避而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

能哉特作者意微者隱微乃其所不為也此孝弟之道近之則吾人庸行之常惟之則聖人盡性之事堯惟親睦九族而後有平章之化舜惟慎徽五典而後有風動之休道之要孝弟而已矣何也人道之大仁義盡之仁無所不愛而愛親者仁之實義無所不敬而敬兄

者義之實也體道之要莫能盡之知無不知而知愛敬者知之良能無不能而能愛能敬者能之良也隨俗長也不能爲堯舜之道這此孝弟便是此節正策人去爲之之意按上節弗

是聖人觀此不然矣其易性大看了幾點戰兢為高遠而不可着怕小着了弟故忽然愈近而不肯放故執行止疾徐隨指點出堯舜之道來道字即注定孝弟講

除行後便是孝弟克齊之道即不外此可見堯舜不難為盡人皆可能也而已矣三字緊與豈人不

道從此做出耳時義說幾條只一孝弟便了真是死於句下陶石簣凡為人子者各具一數華之量而二聖者為人之所能為以盡子道者也孝之外無數華也凡為人弟者各執一親屬之體而二聖者為人之所能為人弟之道

者也弟以外無魏陽也上數句宣旨弟末二句兼言孝弟只略承上脫清不必多生葛藤

服堯之服言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祭之服誦祭之言

祭之行是然而已矣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
弟便是惡不必推開這說着在事而已 此節重兩子字詳豐交問

也是矣而已矣豈必形體之似免哉不然子服祭之服誦祭之言行祭之所行將見衣冠一祭也言動一祭也上節言為免辭之易此節言

祭也是祭而已矣又豈必形體之似祭乎夫能為堯則必能為舜而出於堯則必入於桀子可不勉哉 固為之在我也單說堯該得舜服言行俱要切孝弟上講堯之服孝弟之服也徐行後長便是服堯之服言行亦然 是身而已矣云者謂即未遽學其勲之放光之

儼然一先哉。說堯又說桀者見非聖即狂正以鞭策上段也。陸稼書曹文弼冠言動之間狂妄粗率全無孝弟氣象告以大學猶無

墨而厚墉故告者如此欲其反而求之小學也
馬君當文從尺寸長短上論湯文孟子亦從衣服言行上論堯舜與癡人說法正妙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曹交曰交今乃知堯舜之可為也得見卿君可以假學約言見卿君有快意假館有懷安意且假則後未必長久曰可以則此時館願留而受業於夫子之門庶幾得成事與之志乎簡而末定奉蔡虛齋見於卿君而曰得假館而曰可以受業而曰願留其詞皆

子歸而求之

小人詩也以其怨耳非其之自也怨謂怨恨其親也
就金詩指實然字尤在運用蓋若但指行成文又不足
佳國哉節斤高子之不喜言詩以其未知親親之仁也
其兄是正引上輕下重接入小弁見與其兄相與一視與
涕泣而道同意俱宜在父子之親上發論雖有宗社傾
覆人倫大變意在內且勿入講得下過大 小弁之怨二
句即如是親親不分兩層親即頂上感字來須知孟子所
謂怨與高子所謂怨不同高子指怨親說孟子不在心之
怨親上說條辨云只就詩之詞意哀痛迫切上講若果怨
親孟子必不取之矣○親親仁也此方就親親推演說親
親是情仁是性雖是一點愛親之心言仁非全體之仁而
保全體所發見也須從其親親處發出至情格於至性意
以破他小人之說 凱風句引凱風以律小弁是且以已
意定高子之意然其凱風之不忍正不鮮小弁之當怨
題面是凱風而題意是小弁須得引到相形意文有連化
兩篇詩詞層層對勘者甚佳 凱風明宜怨而不怨然後
單取何以層層緊逼 凱風之怨此見凱風不可以倒
小弁怨與不怨各有當也雖兩兩而行而足顯須重小弁
當怨一邊上二句言處親之變有不同下言怨不怨之所
以不同 愈疏句見發於父則父之於子已疏一層須提
在前愈字方有看落亦即有子不能順親親於父已疏
一層更切子身幸好 是不可句識是借周字原非喻言
故題上無猶字不可猶云不容謂水不容石也激是水激
然水是水激激於石而水遂怒子微激於母而子遂怒
石比母水比子貴者存云題之本位乃水不容石也宜從
水石發論即此見彼白句是水石相激本義却句句是過
小而起影意方是合作若仍說過小而怨正自便是後行
上文且粘上焉來題只一點亦似二句題文字非一句題
作法 孔子節或云將與與平王對勘乃合本自不知平
王不得為舜小弁之怨不可比舜之怨朱子謂未可與舜
同論其明故此題不必以舜事方小弁斤斤比較只結引

高子

詩詞頗錄表
篇高子曰雲
星之尸也疏

近傷而鄙陋不但假館而後
受業為見其求道之不篤也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扶 嚙言道不

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情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皆無不可不啻必留此而受業也○曹父事長之禮既未至求道之心

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 孟子曰子亦以道不易知而後欲師我以求道耳不知夫道如此而為孝如此而為弟如此而不弟

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龜交之服與祭之服較然不同是之言堯之行與桀之言行又較然不同東西昭然南北聖然若大路然豈難

知而待人之指示哉但人自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誠歸於家庭之間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際則遇親而愛生不啻詔我以孝之師也遇

長而敬生不啻詔我以弟之師也性分之內一理不遺遇事發見無不可師是已心之嚴師有餘矣何必留此受業而以他人為師哉

曹父願留受業意欲求之孝弟之外孟子不容其受業者正欲其歸而從事於孝弟之中也 道所該難磨而性分之內孝弟為最所謂

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 大路固人所共由然只喻共知意故下緊接難磨而性分之內孝弟為最所謂

以未知意 不求或蔽於私投於欲自暴也自棄也歸字對留受業於鄉說求之之子即事親敬長便是 有餘師對受業於門新安

此非師之於人如先儒當以己心為嚴師意浸陽心在則道在道在則師在張曉樓師不餘於人而餘於求之者不自棄之身與其不自

安之 心

小弁章書此見詩可以怨惟其仁孝也通章以仁孝作主前三節因問而借喻以見小弁之怨為仁後二節因疑而比類以見小弁之怨為

孝能仁即為孝亦猶行齊之舉也小弁是主凱風是 大舜是證 韓語此只論詩不論人只論理不論事若平王非能怨之人

其傳未嘗導以怨慕之事又當別論陶恭王王之孝可誦小

弁之詩無可議須將宜留小弁分開看則詩教史法兩不礙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豈

子齊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廢后生太子宜又得襄公信宿服而黜申后廢宜於是宜當得作詩以敘其哀痛切

之情也 本文怨字只作怨恨其親哀痛迫切是下 公孫丑問孟子曰吾聞高子之說詩也以詩三百篇皆詩人之作小弁則小人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學同射食亦及夫音技國謂執滯不通為猶造

越變國名道盡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孟子曰但據常法以論詩而不知通古人事勢之變固矣哉高叟之說詩也謂小弁為怨則

人我雖知殺人不可然不過從受談笑而開導之夫關弓射人何事而道之者乃談笑出之無他越人本疏我國其疏而疏之也使其兄

關弓而射此人則恩陷兄於殺人之罪當必垂涕泣而勸止之無他其兄本戚我國其戚而戚之也今小弁處父子之關不啻其兄之關

引小弁之怨正涕泣之道而親愛其親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此斥高子不善解詩以其未知親親之仁也首尾緊應中間越人其兄

吾正於其怨取之高子乃以為小人因美夫高叟之說詩也此斥高子不善解詩以其未知親親之仁也首尾緊應中間越人其兄

越人下道之戚之二之字指其兄越人伴說側重兄邊接小弁見與兄關弓射人一般與涕泣而道正同孟子所謂怨與高子指怨

親親者不同首節註哀痛迫切意正此怨字註脚怨處即是親親不分兩層親項上戚字果上親字是親愛下親字指父言仁也句就

處發出至情根於至性不忍怨亦不容過以破他小人之議此節只宜在父子之親上發論新安謂小弁宗社傾覆所繫且勿講此碑

下過大者也約道高子子及門人又事孟子年矣故孟子稱曰

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凱風篇名衛有子之母不能安其室須者不能安其室非改嫁也改嫁之過不可言小

公孫丑曰小弁不得於其父凱風不得於其母一也然其詩曰母氏性善母氏此引凱風以律小弁是且以已意是為高子之意然非疑

氏勞苦未嘗怨也便小弁當怨則凱風必怨凱風不怨小弁何以當怨哉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何以當怨雖言凱風而意

却注小弁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激

石也不磯磯激之而邊也孟子曰人子之情本親親而父母之過則有大小凱風雖有過然事在未行親之過小者也小弁

而益疏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我遂憤然繼之以怨則子之不能容母猶水之不能容石一激而邊是疏也此見凱風不可以例小弁

可磯也愈疏是有怨親之心不可謂孝也不可磯是有怨親之心亦不可謂孝也豈可執凱風以律小弁哉此見各有所當也雖兩

兩平行之起微須重小弁當怨一邊愈疏句須先提親已疏我一層復我云我又疏彼字方有看落磯是借字水激石是水激於

石石指母水指子不可猶水不容也本面是水微激於石而水遂怒意却謂子微激於母而子遂怒即此見彼非喻也上二句言處親

之變有不同下言怨不怨之所以不同通節歸注不孝二字不孝就心上說與上親親仁也反對集解親之過大過小

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耳俗語乃以為一關宗社事大一止於身家事小如此說則解不當然矣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慕思也故本文只言慕而詳慕思言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

謂高子子貢
門人又事孟
子年老矣故
稱曰更題云
前已有高子
以告諸齊人
孟子弟子此
又論詩後論
聲樂七詩序
亦有高子曰
之文是亦一
得詩者毛詩
以小弁為孝
王事故得言
親之過大以
所關於天下
國家之大故
教之凱風失
在一身者則
為小矣足明
孟子所主詩
說與毛詩同
意子亦未嘗
不同特見理
未精得孟子
折言之而後
明遂為毛詩
後受所役出
據趙注云伯
奇之詩蓋從
韓說

此序言利之不可而以仁義止之孟子端所學以教天下
仁義是大本領崇仁義則利功利特因崇仁義以不利二字
為名而揭出以曉之堂以號則不可向義主下二節一則
正受不可一則必如是而後可名號只在一轉移間以人
之所悅所樂所像只同一機括也出彼入此即暫時失口
而亡王國係在此不可不慎按本寒源之論也宋樓二
節只記述發端題耳一過一問周世道轉移之機亦兼士
游說之幸須說得有關係取法通章神妙題外方妙首
句是記者善法孟子不知也故下有何之一問此題或括
過字或括兩特字或括先生字俱可作主出奇何之二
節問所之者欲發其端答之所者欲行其說數將字有自
負善說意泰是不平當以見為主本亦言非其意泰勿
倒說而說而最之是題之主腦須擒發與下文志大意對
意只言其相侵伐耳何也節據其說之旨而揭其說
之不可其指在言其不利須實其字其字無指而兩言
泰有泰之不利是有變之不利晚宋程全在不可句但所
以不可尚在下文疏字即註名字內含曰志外顯曰疏專
其志取其致世之心關其疏其學術之淺見揚後抑上
輕下重多平對者字托起下句便見先生以利二節
上節正見言利之不可下節又以仁義後他利字是孟子
自出大旨以教之須重看不必平對必仁義而後可蓋見
言利之不可不然何必曰利應轉前文正與凱則不可句
照照二節內層次是漸漸開出而正與三章大旨

孟子孝字以証小弁之怨天性未絕猶不失為孝耳其不
同處無論也本文各開開說個孝字與親親之親字正
對與愈疏之疏字反對足矣矣亦不忘親小弁亦不忘親不
必添出辭意已小弁怨親糾纏不了且當微重孔子以折
告子孔子子以慕親為至孝必不以親親為小人可知如
此自異於萬章篇五十而慕語頭上文只說怨即以慕
字結之須知怨本於慕其怨也即其慕也其慕也即其孝
也題前項提開方血脉貫通

絕先君終身
不顧女子之
夫身有異天
子之天下
乎雖謂之過
大可也假令
理亂圖存下
之禍過不急
於廣人之補
過乎雖謂之
過小可也更
足破世俗之
謬

李唐鄭章
孫云交際之
道宜謹卑卑
謂之物拜跪
恭敬謂之儀
物陽居論儀
儀陰居論志

一不報也田都之任趙國去見由平陸之齊使道不見故
喜得請教之際而問明知孟子未必為齊相將設此以探
見必有義理以處此諒非為此也齊其不問見季之故而
單問不見儲子之故則疑處原事在儲子可知 他日二
句此記事立案題解答在下一着疑使使下夫子之任二
句只兩兩虛叙不從交互發論便不碍 非也節引書只
重末句但須順書口氣一直說下不得多作頓挫挑剔要
留孟子釋書地步○書指諸侯享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
賢亦斷章取義○享必有物物必有儀儀即有志儀是禮
意物是禮文多厚也志即禮意不是兩件切勿以儀字誤
作禮字○曰不享者將不享意猶拾餘揮縱不犯不復
志句此要像不咸享句只就書詞還曰字以留虛步為得
為其句上不復志句是書自解曰不享之故此是孟子
解書不復志而即曰不享之故須比書詞深一步方是發
上文未發之意惟重頓成字乃順○上重志字此重咸字
而不重復條辨云後志就心裡說咸享則就外面說不復
志是起念已無誠意不咸享是終其始終終不咸禮如此
終蒙引深一步之說方見實義○儲子不咸享非以其為
相與與季子之咸享意言下宜補明一云不必道破只
解書如此似拘 厚儀節說是說得儲子不咸享之故并
說得季子咸享之故問是問咸享不咸享之別與上問見
不見之意不同須項咸享不咸享來答問語氣須側註儲
子如云季子不得之鄭若儲子則問得之平陸者也勿作
兩平

馮子章

此見疑不足與論君子孟子居於古人以見意蓋孟子之
去齊原無損於仁通章以仁字為主賢字從仁字引由三
問三答當以首二節為主是問答本意名實未加向便合
得賢者無益孟子不得為賢意恒隱而不露後二段乃新
漸逼緊俱從前名實未加意轉出一重緊一步孟子只隨
問隨答未謂其不識賢正以其不識仁也不必泥尹註以
賢仁平對孟子去齊之故終不明言以顯齊王之失其
賢意存於數不用字足見孔子家法孟子去齊孔子去齊

四言明金

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陳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中而以罷兵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
利為名則不可也 名字即本孟子曰邇之事之將何如宋程曰兩國搆兵由其見利而不見害也我
人之志在為楚衛人之志在為秦者不同可謂大矣但謀人國事者宜論道理不指即詳言之中之大要其指在言其不利其字兼指二
宜論利害今先生欲言搆兵為不利則彼父以罷兵為利名號實有所不可者 國言秦有秦之不利楚有楚之不利不勝固不利即
勝亦未必利項生實謂却在國勢傷殘上說不在生民愛養上說此有所為而為與無所為而為之別 志大謂其志在息兵玩字是
挾下語歸重號之不可上號即指之趨向處心縱無他而號已不善在遊士逞臆而談不知聖賢之稱名必慎也勸學錄號者其名也而
進說於王公大人之前則名即其號號者其始也而及乎終名成業之後則即始要終故毋輕言號也 陳
參明斥其號之不可正隱究其指之不可正解不可二字正是抹煞他利字下二節皆發明不可之意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
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蓋利端一開其禍有甚於交兵者如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由是秦楚之王欣然悅於利
下同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咸喜悅於不戰之利也悅利則無不懷利吾知凡為
人臣者懷利之念以事其君凡為人子者懷利之念以事其父凡為人弟者懷利之念以事其兄凡為人欲則出於天理是君臣
父子兄弟之相接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吾知利則爭利則怨親愛之意浪滅辱之禍興秦楚今日之兵雖罷而君臣父子兄弟之
搆兵者正無已時矣不至於滅亡其禍甚於此與下節不罕看此節言以利罷兵必至於亡已了不可二字乃孟子自出仁義之大指
國者未有此理也利之為禍如此 以救之他將言搆兵不利必言罷兵為利故云以利說悅於利則肺腑間皆利矣下文病根全
在此由王及三軍之士由三軍之士及臣子由臣子及君父凡人人趨利則舉國皆秦楚矣人人懷利以相接則相接處皆是相搆
處此幾亡之禍斷自悅於利始 師只作眾字解勿分將帥卒徒懷字跟悅字來有慳慳不念意臣子弟從上三軍推開不必拘定三軍
中人單舉臣子而君父已該故總以相接二字括之下節亦然 懷利以事不是把利去事謂各以利為心而有所為而為非實心以
事之也 以利說之利字以息兵言懷利之利字實說全是一點私心便是緊要在終去二字人於仁義之心未至新絕則君父兄隨不
忍背惟終去仁義無復良心不知君父兄為何人勢必不尊不廢故斷以未有不亡
陳新安搆兵顯害人之身言利隱害人之心搆兵變通而禍小言利變通而禍大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
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
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此章言意最顯事則然其着

志者行吾教
之初念禮之
所重也儀之
於志為進而
物遠之有儀
矣君子獨有
求也有物無
儀如之何其
可哉為相處
守是伏案不
成之早是斷
案不得之部
二句是結果

即去當之心全題可提孔子作主腦○章內人名極多不
可備題叙去又不可遺漏須點得簡括然後作波瀾即
作兩番叙次亦可○先名節正解為人自為雖升而夫
子在三卿以下已側重為人一邊後孟以為人為仁也末
句緊接名實未加說項單舉為人一邊蓋仁字乃緊醒據
此不必拘雙承自為為人如存淺出處各盡其道方是仁
之說然即平承未以不成為人又不成自為而通來擊亦
未始不可○見所謂仁以立功濟世言孟子所謂仁以心
安理當言純全在事跡上論仁故下答以仁不論去就之
迹也將上下兩仁字作兩樣看自無碍○名實即功名二
字亦必兼君民註攝言教民已該止君在內矣○居下
節此辨仁不在去就之迹仁也以就上古人發論君子三
句推開不粘三子亦不可直指孟子只說言而暗寓自己
何必同句在通節最重○三子四句道以去就行事之迹
言起以去就之心所注向言然既自趨向則已曲心而趨
向於事已不單是心故註於仁字以無私心全大理想釋
之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不同道有三說一謂失
以去為道尹以或去或就為道意以就為道一謂失是謂
已尹是人已以象為忠是為人一謂失是後名實者尹忠
是名實者然止作二項以去與為已貼與以就與為人
貼尹忠亦直捷至有以為忠近於為已為人者分貼不甚
清楚即以先名實後名實分配亦是戰國時口說似非所
以論古聖也○仁字照注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
人固有此無私而理未當者亦有事當理而心却有私者
故必無說存疑甚明而蒙引謂此就事上說心不可分內
外說來是○是非絕俗名尹忠非拘時貪祿心固無私
而於理亦合故皆是仁○君子亦仁二句見以出處無定
為不仁孟子謂出處無定是仁何必同暗見得在三卿
之中固是仁名實未加而去亦是仁不必拘一道如去則
不就則則不去也後移書云何必同只言君子一人之先
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於十古人不必同也承上三聖口
氣當云以數聖人而不必同則君子一人之後先亦不必
盡同也但上分明有三子者不同字而自當指不與古人

四書題鏡

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利既不可則惟有仁義而已矣先生若以仁義為樂樂之王而曰樂民非

冠而或喜悅於不伐國之仁義也悅仁義則其不事趨於仁義凡為人臣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君凡為人子者懷仁義之心以

事其父凡為人弟者為仁義之心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之相接處去利而懷仁義也將倫理明而風俗厚人心固而國勢強

不觀兵天下自無敵然而不王者未有此理也仁義未嘗不○此節導以仁義正利字對症之藥與上節不平不殃民為仁不論制為

利而利無有不害何又曰利哉故曰先生之說則不可也○義懷仁義之仁義字亦寬說既是一團公心無所為而為意漸次通層

說開去○懷仁義以事父兄只自家道理當如此便是不是把仁義去事也○是君臣二句與上節皆是從上說下雖項下之事上而

之接下亦在其中○於利邊有絲毫去不盡即於仁義懷之不真故又加去利二字勿畧過○仁義性所固有初問便失猶後來保全

若各各為利則終去矣利本機私心只懷仁義自然去利故但曰去不曰終○此相接與上相接字面雖同情狀迥別人人懷利相接

處即是相讓處懷仁義者外面相接裏面亦相接○兩節上說三軍次說臣子弟君父兄總是極言無一人不利無一人不仁義以起下

亡字
居鄒莫書○此見交際貴乎禮意之至章中處守為相及居鄒處平陸是伏案不成事是斷案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

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此見交際貴乎禮意之至章中處守為相及居鄒處平陸是伏案不成事是斷案

則當報之償幣交則不必報也○兩受不報此處只一例看○大凡施受之道有精義焉而君子不自言也得事學者之誇誇而其意出

適為兄任君處守使人以幣交於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往報其禮又曾處於齊之平陸儲子亦籍齊兩記幣交之事敘事雖有章義項

為重適承君君命為相亦使人以幣交於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往報其禮斯二事也○居處子備誌之○居處子備誌之○居處子備誌之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上為去聲下言儲子但為齊相

同為順條辨云以說為榮顯謂孟子此不與古人相同
已可該得一人之先後不同矣不見尹之就湯就桀亦先
後之不同耶○就者是仁即去者亦仁仁不可以去就平
論

書解二節此借魯意識孟子見不亦無益比前更
深一層若其句已推開魯事明指孟子矣非斷魯賢也下
節孟子借處之不用必互交重提不用已未却不著意在
此只以去字霸字與前字對針末二句意却亦推開說矣
與緊在兩不用必交互重提合攬者來方見關係其大有
益於國意

昔者節此又借歌工婦女之長以例孟子子無
名實之加并不許以賢比前又賢一步昔者六句只引事
以起下段便是為其事而有其功者是有諸內形諸外影
子有諸內以下又推開說到賢者身上末二句就名實
之著見不見著上說不是全論

昔者四句語語皆高約
約以打動孟子使下有諸內二句躍躍欲動方是清精含
識帶振口角

華周二句接春秋史記皆無華周妻哭之
事想只帶說猶前篇為我過門不入耳若單說上句只宜
述他來應顯出其妻見華紀之而其妻為末七人虛虛實
其妻之可憐雖不言善哭而已連絕矣

有諸四句內以
抱負言外以功業言事者已之所為功者人之所歸為其
是即項有諸內是有才以為其事也無其功即及形諸外
四句一正一反項作二層者

孔子節引孔子之去魯以
借鑒賢者之難識借孔子道自本家色魯魯之不用相同
去魯與去魯心事均有難顯言者故眾人不能以君子原
自難識也

不如二句對下眾人不能而分出知不知
兩層若果講知者固與下呼應不啻如鼓應桴不知者
一層亦說然矣須先提為字連他兩層說得最論推測總
無定見正對對兒不識孟子而古下乃字亦轉得妙

項人皆自以為知孔子但從為肉為無權之說別之則姑
謂之不知者知者而已可用活句運之

乃孔子二句微
尾照註屬君相為是且照註又字二句作二意者但欲不
欲須合諸事講正是明孔子心事總見用意厚處而見
聰明決乃指受女樂時已發去古之意稍輕

君子之所
為二句更自君子而己去古一則承上則承下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辭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曰不見儲子非以其為相之故也獨不觀之書乎書曰享上貴厚乎禮禮者若物有餘而禮意不足是儀

則謂享賢者事也 享必有物物必有儀儀是禮意物乃禮之文也 引書重儀惟不役志於享句此

為其不成享也 享字釋書意知 享之成禮不惟其物惟其志也若不用志於享而徒致飾於幣帛之陳有文無實不

我之不見儲子 上引書重志字此釋書重成字言既不役志於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而實不托於享故不問其享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其故遂欣然喜悅於心或人不知也屋廬子曉之曰季子為君居守處則不容出況自任之鄒又出境而遠涉其不得之鄒者乃勢之所

分即成享不成享則悅與前享享相應但彼虛此實 或問之兼項成享不成享來 屋廬子之答亦道出自家所悅的解悟來全在處

違按此則末二句亦須側注儲子如云季子不得之鄒若儲子固得之平陸者也勿平看 何義門儲子久處鈞軸推賢讓能彼之職也

淳于章書 此見論君子者不以迹而以心也章內三問三答首二節因見識孟子之去為不仁而答以仁不論去就之迹中二節因見識孟

仁字平對而寫意猶在數不用字上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

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子又見孟子即離全在得法不識不知其不知言應前
耗口中識字。君子之所為或顯而後或微而顯或心然
而事不然或行在此而所以行在彼此等如何識得須重
發上句抬高君子則眾人自不識意一我己通

五霸章

此傷王道之衰而各著其罪通章以王字立象五霸無王
而猶假為尊王今諸侯并不能假為尊王而今大夫且尊
以借王玩兩今字意在責今諸侯大夫而責大夫意猶重
○先定三個罪案下乃分疏分應絕妙章法 五霸此
提綱之語罪字且虛說三王提提議下將五霸諸侯大夫
層遞說下三罪各以功字形起但罪罪罪罪罪罪罪罪
注重下二段 天子節通節以天子為主天子至六師移
之是備舉三王之制皆見權自天子出意是故以下舉征
伐一端以著五霸無王之罪上一截以巡狩述職為綱而
帶說省耕省斂下分詳巡狩述職之事以應讓職制移為
目東在五個則字見實實征討之權只有天子作主諸侯
不敢干方與下五霸針對是故一截上承征討說下以立
五霸罪案即連征伐而述實實之典可知矣故曰云云
天子通四句巡狩述職典之最重者下復申說其事則議
論不得損辱者則省斂雖帶言亦要見天子者數句諸侯
莫敢不省國中寫出奉令惟謹意方與先王觀章有別
入疆二段天子分土分民原敎他治上治民項在入疆以
前洗發一番則得力已在題前或或或或一為格職者勤
一為不職者應須寫出天子慶讓諸侯不敢不恭赫濯光
景辭無不田之地治無不期之由此解治之列後像以
才言照下格克之臣不與尊相相混此賢與後像之列處
讓俱於巡狩時見讓只是責罰之末及刑地也 卷老二
句公孫丑篇後像在此只承尊賢使能說此後像在此當
作人才布列庶位說與所尊之賢不同蓋對上尊賢照下
格克也 是故四句於巡狩述職下又申天子討二句以
下五霸天子諸侯事講不平據字最有意不奉王命亦自
知不可故措辭謀力以示公也名雖伐而實則討所謂
違其法而又竊其法而實壞其法罪在一樓字○各句須

四書題鏡

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
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
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其
就桀也湯雙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
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着湯初求伊尹既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胡雲
註引楊氏獨詳伊尹者夷不屑就惠不 孟子曰仁安可以去就之迹論哉古有窮居士庶之下位而不肯以我之賢事人不肖者伯夷
居去惟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 也感幣聘而就湯因湯為湯而無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貴而桀桀如是凡五者伊尹也有君即
事雖汚君未嘗惡有官即居雖小而不辭者柳下惠也三子者道雖不同然其心之所趨向則一而已矣一者何也曰心無私而事合
理之仁也蓋伯夷之去非沽名柳下惠之就非貪祿伊尹之有去有就非三其德也三子但仁而不必拘於一轍然則天下後世之君
子亦內焉心無私外焉事合理仁而已矣何必為人為己拘於一轍哉蓋可就而就在三卿之中國此辨仁不在去就之迹仁也以上
仁可去而去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亦無非仁仁固論心之純雜理之是非而不論功之成否也 經就古人發論君子二句推開作泛
說而暗寓自己何必同句通節重處 去就作出處看應上為人自為道以去就之迹言趨即去就之心所注向言然既是趨向則已由
心而趨向於事不單是心故註以無私合理兼釋仁字 不同道有三說一謂更以去為道尹以或去或就為道惠以就為道此項本節
言一謂更自為是後名實者尹人已兼為惠是為人俱是名實者此承上節解意與前說只一般又有以去與自為貼夷以就與為
人貼尹惠此作并項而化三為兩亦直截簡從之 君子不必黏三子即是孟子自寓困勉錄何必同是言君子一人之先後不必同不
是言君子於古人不必同 鍾伯敬君子身之不用以至不得已而
去算便為世詬病而終不欲明其主之不用者斯君子用心之仁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
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 義學雖不素未必能有為也 見又曰處世
同思濟世之功實難取必昔魯繆公之時以公儀子休為相而東國之政以子柳子思為臣而分理庶職此三人者宜當世所
謂賢人也乃當時鄰國交侵疆宇日蹙嘗見侵地也愈善以此觀之賢者原無益於人國知恐即不去仍名實無加於上下也 前意
進一層謂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用意較暗若是句承上魯字推開說即暗指孟子 吳孫石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禮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請恩結百姓修禮鄰國非復昔日之魯曰

四書未見錄

孟子卷十二

告子下

還証據方見根抵 五霸節此節不其贊五霸言五霸雖
奸王法猶知申明天子之禁固是得罪三王之五霸亦是
勝今諸侯之五霸言歸於好以上詳列五霸之禁正定
犯禁之罪也意重在今之諸侯上

初命五臣初命齊家
之事再命齊德之事三命地忠之事四命敵臣之事五命
睦鄰尊王之事五禁皆天子戒諸侯者桓公特申明之執
天子以令諸侯向句是申王命向句五禁上發方是登壇
告誠體裁

齊蘭二句賢才是有德明是德之全才
德之周尊以位育以祿總其彰之也

取士句士無世官
士字是已仕者此以方進之士言必得其才不使不肖冒
進也是桓公語是申王命語是春秋時諸侯禁約諸侯語

若故古取士之道便疏
凡我三句此諸五禁舉而又可
噫之詞同盟如魯宋衛鄭許曹之類古字是諸侯歸於好
非但言和好有各無犯禁務道約束意以五禁相約東方
與上文關合分明示以道盟則和好不終此搜諸侯以伐
諸侯之端也同盟上加一我字是霸主自矜口角

長君
節今之諸侯何敢肆於為惡如此則有長之者有達之者
惡即指犯五禁長君豈是小罪正以甚達君之罪耳長君
未必皆達君若君未有不長君諸侯皆犯五禁以大夫喻
達君惡皆字宜玩照林注自更大大

達君句達字與格
君之非的格字宜反對格字妙用無窮達字妙用亦無窮
有潛移默化意有旁引曲喻意有代為拒諫師非意有不
憚居過任誇意皆達字之所至也又項出於險勝計
以定其罪惡字指上犯五禁亦可但寬說尤瀾

魯欲章
此詳論伐齊之非而末以事君之道正之前八節論魯事
末節責魯子有殃民違制二意時多重制不可過上玩中
間然且不可坐仁者不為俱發明達制而殃民起殺人故
只帶言之末句亦重當道事出志仁又一說開口說殃民
後又繼到殺人末結歸志仁則連帶當重仁字况仁可兼
義義不可兼仁而重殃民一邊亦未嘗不是並存之說

魯欲章
魯欲章此末節以事君對慎子則有難說魯使亦慎子有
以引之也此句一篇題目和事武所伐顯更為通章之案

則其見蓋
証之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
孟子曰賢人用舍國之存亡攸繫何可謂其無益乎百里奚初仕於虞虞公不聽其言遂與虢俱亡乃其在秦秦
穆公用之而霸夫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秦穆公不用百里奚則秦之霸不可得然則魯
之未亡猶賴魯賢維持之力也至其終不免於削則以亡形削見賢者原非無益亦作推開說

者則以用賢之未專也豈賢者無益於人國乎
孟子差稱五霸此獨盛稱奚之功不過為這子解嘲耳
不過一霸佐而有關於興亡如此現勝於美者乎此是言外意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

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

未當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之術地在
東河之西縣駒齊人善歌
齊大邑陳氏得
之始太今為州
華周杞梁三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其妻之

此譏季子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又曰賢者固有於人國而無功不足以為賢也昔王豹善謳居於淇水之上淇在河西而凡河
死而哭之哀由是遂變乎國俗夫以匹夫匹婦之微一哭一哭之末皆由己及人表端影正如此可見大凡才德有諸內必事形諸外
苟謂有諸內已為其事矣故不形諸外而無其功者豈未嘗見之也是故今日特無賢者耳有賢者則因其外而識其內因其功而識其
事人人識之豈難也亦必識之此又借歌工婦女之長以例孟子無名實之加并不得為賢也

今并無其人安望其有益於國此即兩人名實處
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事而說之者亦猶稱禹稷過門不入耳

謂國俗化之皆實於人婦之倫此又二女之名實處
自昔者以下六句舉駒駒復舉周梁之妻項一一擡高說使對面打動孟子

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項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反一正作兩層看集解此四句尚是上豹駒等推開以起下
是故無賢者也乃直刺孟子末又以一有字反跌見其果無

妻迎其樞於路而哭之哀按左傳齊侯使華周杞殖嬰宮杞殖死之殖即梁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

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

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
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聞而懼於是棄遺魯君季桓子
與魯君往觀季於政事子路曰夫子何以行孔子曰魯君自且郊致燔於大夫則君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幣郊又不致燔燭於

作者正全神四射方與說說說說者有別
節上以利害言下以是非言天下事論利害尤須論
是非語氣繁縷相承重下節然且不可句但每明言子
數節方發明不可過制此且虛說此則句不識單承不
可過然玩沈則語氣正從一識遂有然且六字未見所
憂者不勝不有或不可耳既一戰而勝而陽遂有兵而且
不可則真不識也本條辨
音明書二節此與下節以分
封之定制曉之上從天子說到諸侯以下下節言爵貴
之始封以起下節連制天子二段本意是說他不可過
此却先說不可不及正見先王的周用而為之制既無不
及自不得而更過也天子段只是引起文武而意更諸侯
邊與諸侯祭祀會同不可況宗廟而單言祭祀
獨舉二公從魯伐齊起見齊一邊詳說即側重魯亦可
周公太公須指高重項封周公是成王封太公是武王勿
誤作一時事
今書二節上節言已有之土地且在所損
是承上定制說來下節言未有之而陽決不可取又輕帶
陳氏一筆仁者不為雖連出仁字却在還例上論以發明
不可意勿因本句而反更誤民也
音從前倍制意輕斥
目下越制意重當趨下重節
君子節總承上意以有慎
子見事者不在立一時之奇功方期得起務引而已四
字此不是說論事君之道說個道理便見王制不當好說個
仁便見程人之太忍須對對伐齊不伐諸道仁有應諸方
有理脈
音引直貫至而已作一句讀緊緊呼應當通篇
事志仁為心註雖兩對但一氣遞下板對未要須中下為
是引當道正要他志仁而志仁則益無不當道雖有內外
之殊而事心非截然不相入也西山朱子所以不分判為
二者條辨亦云極善又謂或重志仁或重當道者求仁與
道分言則二合言則一並重為是
重制不可過則此節
宜重當道二字須得說正大嚴重見如規矩準繩之不可
逾越志於仁即從上句進出通王之制因以立民之命也
若欲從民講則又宜然歸志仁是必志仁始為真當道
也只隨作者立意何如以定輕重可也

大夫孔子遠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國不足道以為為無權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而不知其為無權也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
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已決去矣而用意厚而後行固非敗人所不能識也然
則季之所為豈聖人之所能識哉
伊氏曰孟子言此意者固未易則也蓋取孔子之事體之普孔子為魯司寇魯
魯之郊燔肉不須於是孔子之行不待視察當時不知孔子者以為孔子之行為燔肉不至也其自以為為知孔子者以為為郊必致燔禮之
所在孔子之行為無禮也此兩說者其不知者固不知其知者亦非真知乃孔子之意以為使魯因受女樂而去則顯君相之失設若無
故而去則又非出處之宜故不以受女樂之大過去而以燔肉之細過行使君相之罪既泯於無迹而在己之去亦不為燔孔子是
無由也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厚如此可見聖人之識僅足以知聖人而君子之所為聖人固不識也子安得謂無賢者哉
願學者到此提出不待聖到王鈞驕驕等并亦非百里義儀柳子思并英尹惠等可比乃其去也以不用則孟子亦豈能以不用之身使
名實加於上下哉須重者不用二字不用即在受女樂上所謂譏色進賢久自不能留也為魯司寇聘聘三卿不用至稅冕而行聘影
以君相之微罪行然又恐涉於去就之道不明故借燔肉名色而不為苟去也微罪屬君相說
集解人但知為肉為無禮而不知其
為不用也魯人為肉為無禮之議正協孔子微罪之心蓋孔子欲以微罪行正聖人而不識得君子之所為句說曰為必有事述可見
不單指用心蓋以心之經營於事者言或顯而微或微而行在此而意卻在彼註明決忠厚兩意俱該在一所字中家訓其所為總
歸於仁也
項將所為說出君子見地周詳自見不識中所全甚大聖人不識中著一固字以識淺者不
能施微自應爾爾
陳大士使聖人而能識君子又烏在為聖人使君子而可令聖人識又烏在為君子
五霸章書
此傷王道之不行而各著其罪也通章以王字立案語意以慨世變愈趨愈下然無王之罪實由五霸作俑一家訓章即提起下
三節皆應西書錢五霸無王猶假為尊王今之諸侯并不假為尊王今之大夫且導以借王玩兩今字重在責今之諸侯大夫
尤重後三說不同以前說為正
上書錢氏林氏建註責大夫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周齊魯晉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格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

四書題鏡

此見富強之臣不可用全為禍人君而發者而今之所謂及米節可見不似前章章有入臣也或更事君或以上二節更米節更君俱非又條辨云有米節道字俗字是上條下賊文相須以由此道成之俗也常燕君臣說而我為是臣以此引其君而所謂良臣是君又以是善其臣不鄉不志則君之所鄉所志者此富強也求富強則臣之所富所強者亦此富強也上求下應此固君臣如此彼固君臣亦然已成戰國時習氣彼君以為良臣臣以此為君不過可以得天下耳然古今有上條下賊而可一朝居天下者乎故末二句亦是大概說不必指定君此意無人者通此章道與仁俱對愛民說兩民賊句前在積征暴斂不恤民窮上見後在窮兵黷武不恤民命上見由今節由字變字家引俱指君說道與俗俱指富強說雖與之一句是後言及朕不能一朝甚其禍之過既更君一邊須指出不可以民賊為良臣意

白圭章

此斥輕賦而示以中道須以先舜什一之道提超作主中五節之輕稅之不可行末節言中道之不可易當時厚賦何害樂之甚在輕稅意非不使偏輕與偏重等弊故末相形言之子之五節前二節其為霸道而借問以治之語道而虛為安撫中國之用一人照二十版一為下節作引子正意薄薄勿露大勝三節明稱道不可行於中國而借問以折之則所謂明而通其故以難知如何則可知一人陶二人與萬室對則上易結管下易侵露道執道轉讓不侵不劫周禮之今陶也項也上工考工之治陶也掌有故人不正一人也聞之黃帝之世齊成為陶其後之臣昆吾治陶武王之時胡公宋陶然以一人傳其官重其功非以一人治於市陳其肆也而題則僅以一人扣佳夫結節有兩截意五段二句是所入者少無可多取此皆輕者無城郭三句是所費者少不必多取此皆重者故本句只承無城郭以下說要其所以無城郭之故亦因五段不生不生之其勢亦所不能也無城郭

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搜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國慶也

也豈其地以賞之也措克聚斂也讓資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也日變置之則討者出命討其罪而使伯也

是一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搜者五霸諸侯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皆入其疆前有讓還

行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速職之事省耕省斂口帶在孟三王之制天子之通諸侯也度制天子五年而一適諸侯周制天子

書或六年一朝見於周禮名曰述職時乎春也天子省畿內民之耕者有不足則補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耕時乎秋也天子省畿內民之斂者有不給則助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斂三王之法大畧如此其巡狩也天子入諸侯之疆而見其疆未墾之二地則無不開闢其疆已熟之田野則無不耕治養蠶之老而重年尊體之賢而貴德位體之俊傑而用才吏選侯度者也則有虞度以土地而諸侯莫不勸矣不然入其疆而土地荒廢無職不關亦不治也老者還養而凍餒不免賢者放失而禮意不修惟用措克聚斂之臣使之損下

益上是并冕王章者也則有讓責而諸侯莫不懲矣三王巡狩之法如此至諸侯述職有常期也設或一度不朝不臣已見則貶其爵再期不朝不臣尤若則削其地三度不朝不臣莫道則命六卿帥六師往更置其君焉三王述職之法如此由此觀之可知禮樂征伐之權皆出自天子是故三王之制天子但出令討罪而不親伐以損威望諸侯惟奉命伐罪而不擅討以干大權今五霸不用天子之命居然

據諸侯以攻伐諸侯即征伐之典道三王則凡禮樂之典道三王可知使居三王之世豈能免威世之誅哉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通節六師移之句分上是備舉三王之法下是與征伐一端以若五霸之罪也上一截巡狩述職是綱省耕斂帶說入疆三言天子當將是巡狩之事不朝三言天子征伐是述職之事是故天子二句單承上征伐立一斷案以起下據伐之罪巡狩述職下乃申明其事首四句是底說講省耕省斂要見天子既省畿內諸侯亦省於國中莫不奉令唯謹意方與先王觀有別入疆兩段項

先提天子分土分民原教他治土治民方有來應為國之道農桑所先人才為要故首察土次詢賢才善尤尤善民中所重約言養老兼國老庶老致仕之老蓋古養老必乞言是故民情上通亦未有不賢而為三老者故序在尊賢之上賢是宿師及左右備顧問陳述備

諮詢者故曰尊賢養老者百執事故曰在位慶以地者三王之世常尚有開田或亦曰六師所移可滅此以與彼王制所謂有功據於民者如地進律必非空言也下段單言土地荒廢無職不關亦不治也說讓者何事以上文有慶推之則刑地可知然亦不必增出說個

天子慶讓便可想諸侯之職了故下文不論述職如何專以朝不朝言之貶爵而後削地削地而後誅移猶有侯其改過之心不若霸者幸人之有過也

是故二字總承討者天子端拱清穆但出令以討人罪伐者諸侯奉天子之命舉三軍之師往取其罪以復於上若據諸侯以伐諸侯何所出令何所承命頃者一樓字不奉王命亦自知不可故藉諸侯之議并諸侯之力以出示出於公也名雖伐而實則討

所謂道其意而又賜其法而實壞其法故為三王之罪人祇舉征伐一端以著其罪一切通制可知引說五霸未嘗不盡田力用人

才然其所為正三王之所必誅亦未嘗無損壞然只在權法上講非三王之慶讓也王者之政直從上天生民來與富強權術選別據此

則五霸法正不特據伐已也或疑不尊天子是今諸侯之罪觀下桓公五命何嘗不假天子命但全是私心不是王者天命天討耳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

天子賜子吉此無謂後同與諸侯文際之節名義隆
百官是夫者有司是小者 今學 辰中國三才吉與

丹之章

注賜命為仁
侵晉文傳二
十八年王命
尹氏王子虎
內史來命晉
侯為伯侯皆
有明文其於
宋翼秦穆楚
莊無有也宋
襄最無足道
秦穆僅伯西
戎而無與夏
盟是莊雖有
霸王之風一
敗晉師仍為
此見失治水之道者貽害甚大豈水之道向為順水之性
以四海為壑而除洪水之害所以為千古之仁人主逆水
之性以鄰國為壑而招洪水之害豈不為仁人之所惡其
所謂愈者正其相反者也○有尾兩過字蓋深責其失言也
觀其治水自謂愈病則上章輕賦必自謂愈免弊亦非同
一妄誕○前重順逆後重利害順逆是利害根子○仁人
順水以利人不仁者逆水以害人從下截提出仁字亦好
○三層有層次子過節○顯他愈字不得遂成白圭致碍
今吾子由是故節明識其注鄰國不得使露害人意致碍
末節末方痛斥其彙規注鄰之害人也○計之節見前為
抬得高轉到自己治水毫不經意則愈字更道當救勸衆
禦害之註彙規望之意亦勿露惡害鄰國為壑高之二
句過字指他愈為之言未指他治水之術下方說他術之
迥異於禹耳道字即項治字說下言以水之道治水也註
順水之性即是治水之道不單說治水之道不著禹

告子下

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

才充之不可以闕廢事也士必得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激水

以專小利病鄰國也。原隰侯曰：『早則壅泉，我得灌溉之利；鄰受其害。湯則澍水，鄰被汎濫之害。我享其利，無遺糶。』鄰國空荒，不得闕糶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

天子也。何以見今諸侯為五霸之罪人。蓋五霸宋襄弱。魯文譎。秦穆戎楚莊蠻。惟桓公之績為顯。桓公生平葵邱之會。為九國大桓公葵邱之會。諸侯也。但束約性體。加盟載之書於其上。不用殺牲取血。以質鬼神。其以大義驅之。而又以大信一之。如此當時

我輩之辭有五初申命曰不孝者不子所必誅易樹子者不父慎毋易以妾為妻不夫必無以此修身齊家之事也再申命曰尊貴大德之賢養育小德之才賢才皆有撫尊之育之所以彰顯有德此由家以及朝廷之事三申命曰敬老以重年慈幼以恤孤嘉善於不能而

無忘賓送往迎來而無忘旅此由朝旦以及其國之事也四申命曰有功之士世祿不世官恐非才也百官之事分職無兼臨懼廢事也取有才之士務在得人不可循名誅有罪之大夫必告於朝不可擅殺此內修政事而又恭行天討之事也五申命曰水則無得委曲隄

防以利己而病鄰國則無得聞通告羅以助天而為虐封附庸之國大夫之邑命則王士無有封而不告此外應諸侯而又奉行天命之事也戒命既畢又申之曰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既盟之後務遵五命之禁以歸和好其申明天子之禁嚴切如此今之諸侯乃

為縱為橫東帝西帝皆犯此五禁使居五霸之世其能
免召陵城濮之師哉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此節先列五霸之禁而以犯禁一句斷諸侯罪案文法亦與上節同一盛字
若謂桓公為強則抹殺他功若謂桓公為賢則抹殺他過一盛字則功首罪

軀皆在其中 東性者束縛於壇上既不較則不容不束縛四書釋地載盟誓盟者其辭於束校性取血歃其牲加耒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載書二字是實事非如今人解以載為加趙氏註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按此二句固見他處卻輕遶歸重在

明五禁上五禁皆天子戒諸侯者桓公申明之此制宗廟勝著初命是齊家之事集註并言修身者修身乃齊家之本也不孝如嚮
師拒父楚世子商臣殺父之類易樹子妻為妻如晉獻公立姜齊以易申生又寵於嬖嬖之類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

無嫡庶之別 再命用賢圖治之事賢是德之全才是德之用尊以位言育以祿言綱是彰不德也有次於尊正是彰有德中差等 三 命言去遠能邇之事老幼是本國者賓旅是外國者 四命天命天討取臣之事士無世官士字指大臣之蔑取士士字專指在下者必

得言必得真才不使不肯冒進也專殺大夫如魯殺其大夫趙括宋殺其大夫山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之類五命睦鄰尊王之事曲防集注有二意蓋地高者防水之去旱則壅泉地下者惡水之來勞則激水專利病鄰壘中皆有逼鄰如秦飢晉開糧之類計圖諸侯封

邑謂大夫 凡我三句誡五禁華而又丁寧之詞同盟如魯宋衛鄭許曹之屬字字是詰賊歸於好非但言和好有名令無犯禁意蓋犯禁則於王章取罪戾誅討必及使和好不終故務遵守此禁以歸到和好上去歸者有終之謂 今諸侯犯此五禁正與歸好相反

旨初命再命三命皆謀得自爲者四命刑賞一繫於王五命修睦一票於王士無世官天子之命大夫則世若卿之高固是也猶不得世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皆稱士此士即大夫也特非命大夫耳諸侯三卿司徒兼參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而士無攝者六下

